

真情三人行

ZHEN QING SAN REN XING

- ◆开罗国际电影节铜开罗大奖
- ◆中国电影政府奖—优秀儿童故事片金牛奖
- ◆一段震撼人心的家庭故事
- ◆一个催人泪下的都市童话



◎电影小说◎

真情三人行

【胡红一】著

◆ 开罗国际电影节铜开罗大奖

◆ 中国电影政府奖——优秀儿童故事片童牛奖

◆ 一段震撼人心的家庭故事

◆ 一个催人泪下的都市童话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情三人行/胡红一著. —南宁:广西民族出版社,

2002.7

ISBN 7-5363-4200-4

I.真... II.胡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6078 号

真情三人行

ZHENQINGSANRENXING

胡红一 著

责任编辑 韦家武 徐 美 封面设计 旷 晨

责任校对 朱汝胜 责任印制 余秀玲

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(地址: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编:530021)

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6.875 (彩页8)

字 数 148 千

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册

ISBN 7-5363-4200-4/I·1022

定价: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

请与工厂调换

回到起点

■ 东 西

如果你要在广西做一件稍微和文艺沾边的事,那你一定会知道胡红一。这是因为胡红一首先是一名嗅觉灵敏的记者,然后才是一位写作的。从来没有人简单地把“作家”这顶帽子扣到胡红一的头上,原因是他涉足的领域实在太多,任何定语都可能丢掉他的另一部分成绩,于是我们常常说:他是小说领地的新闻记者,是新闻记者里的剧作家,是剧作家当中的词作家,是词作家中的小说家。他匆忙的身影穿梭在这些行业中,以至于在很多重要的场合,圈子里的人一看不到他就觉得不正常。

胡红一不是广西人,他从河南驻马店过来的时候,身上只有九百元人民币,当他租到房子买下一张能够安身的床之后,衣兜里就只剩下毛票了。那时候,我在餐桌旁一边听他讲笑话一边为他的下一餐担忧。但是他却从不为此发愁,好像只要有眼前的这几盘饭菜就足以管一辈子似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他确实是一个乐天派。当他在广西挣到了第一笔稿费和领到第一笔微不足道的工资之后,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客,根本不考虑在请完客之后那剩下的二十多天去哪里找伙食。好在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,凭着他的北方口音和认识过几个名人的资本,他在好客的南宁市基本上没有饿着,而且还越活越滋润。这从他喝酒的档次可以看得出来,刚来的时候,他喝的基本上是二锅头一类的酒,但现在他除了茅台和五粮液别的就基本不喝了。

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胡红一如何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,把酒的档次一点一点地提升的,这和他的收入以及名气的不断升高有关。当他手里积了几个小钱以后,便开始武装自己了。首先他要买一

电影小说

部手机,但算来算去手里的钱尚差两千,卖手机的人告诉他只要再等两个月,手机的所有费用就下调到万元以下了。已经被手机深深迷住的他,哪里还能耐心再等两个月,就是两个小时他也不愿等了,于是转身去跟朋友借钱,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手机揣进了怀里。我敢肯定,这是他进入广西南宁后除了床之外添置的第一份家产,仿佛这能为他证明一些什么。慢慢地,他在报社里写了几篇好稿,跟着朋友搞了几个策划,衣兜里渐渐地鼓起来,心也跟着膨胀。暑天里,他再也受不了南宁的热,非得跑到一个著名的商场里去蹭空调。这一蹭,那些名牌服装把他衣兜里的钱全给蹭光了。他全身上下,没一个地方不是名牌,把自己装扮得像那些影视明星。在四星宾馆大堂旁的咖啡屋,只要他一端起杯子,和那些有钱人没什么两样。在一些重要场合,人们常常把他当做名人尊为作家,但却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,更不知道此时他如果再不去一趟电信局,谁要是打他的手机,那准会听到这样的提示音:由于拖欠话费,该用户已经停机。

跟胡红一交往过的人,几乎都会被他的口才迷惑。他会把极其平庸的事件,说得绘声绘色,特别在调侃别人的时候,他的语言往往超出那些文学大师,要主题有主题,要细节有细节,更不缺少夸张。我本人就常常成为他调侃的对象,也曾为此提醒过他,但是他是一个什么都管得住,就是很难管住嘴巴的人,兴致所至,他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要调侃,更何况那些“得罪”过他的人,他们在胡红一的嘴里几乎体无完肤。好几个杂志的编辑到南宁跟我约稿,我顺便带上胡红一。在听过胡红一的瞎侃之后,编辑们无一例外地反问他:为什么不写小说?他说我和别人不同,别人的小说是用笔写的,我的小说是用嘴巴说出来的。他在各种场合不停地说着,而且说得头头是道,一些搞评论的朋友都被他蒙住了,一位还没有完全被他蒙住的人突然发现了一个本质的问题,那就是胡红一是一个惟一没有作品的作家。这个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,他开始用

这句话来调侃自己，企图在调侃中抹去心灵的隐痛。但是我和剧作家张仁胜并没有让他得逞，而是时不时地催逼他写作。他以天气太热没有空调为由，拒绝了我们的要求。后来他买了空调，我们说现在总该写了吧？他又以没有手提电脑为由，再次把写作置之脑后。

有一天，他终于买了一台进口的手提电脑，我们都暗暗地期待着他能尽快地写起来。但是除了看见他整天把手提电脑挎在身上之外，就没看见他有更多关于电脑的动作，好像那个手提电脑仅仅是一种象征。有人开始调侃他，说整天背着电脑又没看见你写。他辩解道怎么没写？买到手提电脑的第一天，我就到国际大酒店的酒吧里写了一个下午，写出的稿费还抵不上那个下午的最低消费。我知道，胡红一又在为自己寻找不写作的借口了，理由是没有书房。我对他说这个理由不充分，就像农村的孩子不能因为没有鞋子而拒绝走路。他笑笑，除了不写作什么都干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他的收入也在不断地增加。这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犯傻，心想，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干的事就是写作。

然而，在胡红一的心灵深处，始终有着写作的情结，有着被人称为作家的虚荣。一次，我和他以及张仁胜在一家酒楼里吃火锅，我们一边吃一边为他飘浮不定的情绪深感不安，都觉得这样吃吃喝喝的，总不是个办法。张仁胜说今天你最好作出一个决定，是跟东西写那种纯粹的小说呢，还是跟我写写“五个一工程”的作品。当时胡红一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仁胜，我还是写你那种吧。过了不久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李启瑞副部长给了他一个写广播剧的机会，他的创作潜能一下子被激活，在当年就轻松地拿了一个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像是受到了鼓舞，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把张仁胜在广西的活儿一概揽了过来，什么歌词，什么电视短剧，什么晚会台词，什么电影剧本，全都干上了，拿了好多党和政府给的奖不说，居然还得了国际电影节大奖。以至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潘

电影小说

琦部长在广西文艺界一次很重要的会上,半开玩笑地把胡红一叫做“胡三得”,说他来了广西之后,得名得利得老婆。而我却以他的调侃为榜样,说他是驻马店的枳,一到南宁就变成橘了。他带着窦娥一样的冤屈,无奈地笑了笑。

突然,我接到胡红一的电话,他说他开始写小说了,说是要把他写的电影剧本《真情三人行》改写成小说出版。这个电影我清楚,从他写剧本到张罗着拍摄,差不多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。电影出来之后,得到了专家和观众较高的评价,而让他最得意的是该片在南宁首映时,竟然把几个领导感动得哭了。我想这应该算得上是胡红一的最高成就了。两年前,他在没有拿到全部稿费的情况下,以不计得失的精神把剧本交给别人,这在以不讲信誉著称的影视界,无疑是一种冒险。但他的真诚终于换来了电影的开拍,为此他比那些投资的、当导演、当演员的还要兴奋,他比他们更把这个电影当一回事,到处奔走呼吁,让大家来关心这部电影。当时我就觉得他的精神投入以及兴奋程度,与他在该片中的编剧位置不太符合。然而我知道,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喜欢兴奋的人,有时候甚至为和自己一点也不搭界的事情而兴奋,比如朋友丁工开了一个酒吧,他比自己开一个酒吧还兴奋;比如别人写出了好作品或者卖了影视版权,他像自己卖了版权一样喜形于色,掏自己的腰包请客庆祝,而且还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大肆宣传。一个能在朋友的身上分享快乐的人,肯定会把自己制造的快乐用足用够。况且,这种快乐马上就要延伸到这部叫做《真情三人行》的小说上。假若说他对同名电影的兴奋有些过头的话,那他对这部小说不管怎么兴奋都不为过,就是三天三夜不睡,就是喝去一整箱茅台都是应该的,因为这是他一个人的孩子,而不是与别人共生的。

和他一起兴奋的当然包括我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他从没有作品到有作品,从没有代表作到有了代表作,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仅仅是五年的时间。这五年,他在生存的压力之下,一边采访、开会、

策划、泡吧、喝酒，一边写作，没有后门可走没有后台可靠，完全凭自己一颗聪明的脑袋征服这座他陌生的城市，不得不让我正视在他嘻嘻哈哈的游戏态度后面埋藏着的毅力。此外，还有一个令我兴奋的原因，那就是他终于回到了小说的路上，并且开始学会了拒绝，能够抵挡住别人的茅台的诱惑，安心地坐在家里一口气把几万字的小说写完。我仿佛看见一颗文学的种子，在经历了太多的飘荡之后，最后落定在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也许就是他当初设想的所有人生意义的出发点。

终点又回到起点，许多人到现在才明白。

真情三人行

◎电影小说◎

回到起点[序言]	东西(1)
真情三人行[电影小说]	(1)
媒婆上了花轿[后记]	(196)
附录	(200)

星期三最后一节课,是语文。

这是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。阳光从外面射进来,照在整齐有序的课桌书本上,透出一种令人炫目的光芒。由于湿度很好,空气中悬浮的尘埃,使明媚的阳光更具质感,整个民族小学三年级一班的教室,沐浴着一层梦幻般的色彩,看起来有些不太真实。

黑板上写着“心中的妈妈”几个粉笔字。

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于乐,是个端庄秀丽的女孩子,二十三四岁的样子,容貌酷似电影《红樱桃》里的女主角。此刻,她正站在讲台上,三十多个天真烂漫的男女学生,瞪着亮晶晶的眼睛,专心致志地听她讲着什么,生怕漏掉半个字。

“妈妈是个伟大、神圣而又温暖的字眼。”

于乐顿了顿,环视四周微笑着说:

“今天学完这一课,我不要求大家像以往那样,用笔写,用嘴巴说,而是将心目中的妈妈画出来,让我们评一评,谁心中的妈妈最可爱。”

一个扎蝴蝶结长睫毛大眼睛的小姑娘，礼貌地举手要求发言。

于乐和蔼地冲她摆摆手说：

“那好，孟园园，你先说。”

孟园园站了起来，眨了眨眼睛问：

“于老师，我妈妈外表长得并不漂亮，可她的内心非常善良。那么，我是画外表平常的妈妈，还是画心灵美丽的妈妈呢？”

于乐感觉到孟园园所提的问题，是学生们心里都存在的疑问，很有普遍性。于是，她大声强调说：

“孟园园同学的这个问题，提得非常好，我想在大家的脑子里，也都存在类似的念头。同学们，要尽情地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，既可以画现实生活中真实朴素的妈妈，当然也可以画心目中善良美丽的妈妈。”

蓝少壮是个小胖墩，大嘴巴小眼睛，五官和身材搭配得很有喜剧效果，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。听于乐说完之后，用手抓了抓后脑勺，大大咧咧站起来说：

“于老师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我们心里怎么想，就可以怎么画？”

于乐意识到快要下课了，她抬腕看看表，加快语速说：

“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同学们，时间不早了，下节课大家一起交上来，咱们评一评，谁心目中的妈妈最美。”

蓝少壮一屁股坐下来，得意地瞟一眼旁座的童小阳。

童小阳是个瘦弱精神的小男孩，整体形象跟虎背熊腰的蓝少壮相比，反差非常大。自从黑板上出现“妈妈”两个字开始，童小阳就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直到于老师要求大家把心目中的妈妈画出来，他脸上才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。

童小阳张了张嘴，刚想举手问什么，放学铃声响了。

身穿校服的孩子们，从各个班级涌了出来，像千百个活泼可爱的小兔子一样，蹦跳说笑着奔向校门口。

前来接学生的家长们，企鹅一般在大门外引颈张望着，身边停着的各类交通工具，标志着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。

蓝少壮昂首阔步地钻进爸爸的黑色奔驰轿车，孟园园也雀跃着坐上了妈妈的踏板摩托车……眼看着离家路远的同学，一个个全被家长接走了，童小阳不禁有些着急，四下张望着。

望着望着，童小阳咧嘴笑了。只见不远处，童阿明正踩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，满头大汗地往这边赶，腰弯得像一张弓。

童阿明用自行车驮着童小阳，来到海滨路上。

凡是第一眼看到童阿明的人，几乎都会把瘦瘦高高长脸细眼的他，当成那部著名电视剧《赵尚志》中的男一号。一看便知，他是个讲原则重情义的人。

童阿明在前面弓腰踩着车，坐在后座上的童小阳，想起于老师刚才布置的绘画作业，为难地皱起了眉头。

童小阳扯扯童阿明的衣襟说：

“爸爸，妈妈多久没有来信了？”

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，童阿明已不是首次回答此类问题。他稍稍停顿一下，像患了感冒一样，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一个多月了吧。”

童小阳睁大眼睛，有些不可思议地说：

“这么久了，妈妈为什么不写信？”

怕童小阳引起猜疑，童阿明连忙解释说：

“她在国外学习，生活太紧张了呗。”

童小阳扳着手指计算着，一脸的委屈：

“都五年了，妈妈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”

童阿明一时有些窘迫，他笑着说：

“国际长途太贵了。你看，妈妈那么喜欢你，每次给你写的信都那么长，要是给你打起电话来，好家伙，那还了得？”

童小阳认可了爸爸的解释，担心地问：

“那她不会忘记，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吧？”

童阿明一下子笑了，他说：

“当然不会忘，两天以后嘛。你是妈妈生的，你的生日就是她的苦难日，她怎么会忘呢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写信？”

跟往常一样，一旦说起妈妈，童小阳的思维就像一只低头拉磨的小毛驴，开始原地转圈子。

童阿明使劲地眨巴眼睛，终于找出了原因：

“信肯定是写了。可是……澳大利亚是外国，中间隔着那么多的山，那么多的水，妈妈的信……肯定还在路上走着呢。”

童小阳半信半疑地嘀咕着：

“怎么还在路上走呐。”

借着童阿明不停晃动的肩膀，童小阳看到前边矗立着一块巨幅广告牌。在高楼大厦的映衬下，广告牌上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模特，面带微笑做出拨打手机的样子，腮边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，显得时尚而又美丽。

童小阳扯了扯爸爸的衣襟说：

“有件事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她知道了会不高兴。”

童阿明觉得这是转换话题的好时机，故意很夸张地问：

“什么事？真有那么严重？”

童小阳有些难过地垂下眼睛，脸上现出一丝愧色：

“今天，于老师让大家画心中的妈妈，我脑子里全是空白，居然一下子记不起她的样子了。”

童阿明松了一口气，他说：

“这可不能怪我们阳阳。妈妈走那年，你还不满五岁，才这么一点点高。”

为证明儿子当时确实太小不懂事，童阿明腾出一只手，很夸张地朝地上压低着，车身因此剧烈摇晃起来，童小阳赶紧搂住了爸爸的腰。

听爸爸这么一讲，童小阳顿时情绪高涨起来，眉飞色舞地说：

“尽管记不住妈妈的样子，可五年前，她在飞机场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没忘！”

童阿明不解地问：

“妈妈说了什么话呀？”

童小阳摇摇头，神采飞扬地说：

“等我做到了再告诉你！”

停了停，童小阳忍不住又问：

“爸，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儿？”

童阿明如同经验丰富的外交官，极有耐心地跟儿子斡旋着：

“妈妈她……她长得像妈妈呗。”

童小阳一头雾水地嘟囔着：

“妈妈长得像妈妈……”

自行车渐渐接近那块巨幅广告牌，高高在上的那位年轻女子，脸上的迷人微笑被放大了无数倍，正以压倒一切的气势，俯瞰着童阿明父子。

童小阳仰望广告牌，关于妈妈的想象似乎突然插上了翅膀。

“妈妈漂亮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妈妈喜欢笑吗？”

“遇到高兴事，一笑起来就没完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有假。”

童小阳几乎将下巴抬上了天，望着那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的漂亮模特，顺藤摸瓜地猜问：

“笑起来，是不是有两个小酒窝？”

“对，一边一个。”

童小阳眼睛猛地一亮，手指广告牌有些紧张地问：

“像那个阿姨一样？”

童阿明扬起脸吃力地望一眼广告牌，如释重负地点头说：

“嗯，像！”

童小阳惊讶地张大嘴巴问：

“真像这个阿姨？”

童阿明鸡叨米一般点着头，很夸张地肯定说：

“简直像双胞胎！”

童小阳满足地咧嘴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有些遗憾地说：

“太可惜了。”

童阿明不解地问：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童小阳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可惜妈妈不像她那样，每天都能免费打电话。”

童小阳轻轻一句话，说得童阿明心里沉甸甸的，鼻子有点儿酸。他骑车的节奏明显慢了，嘴角挂着一丝苦涩。

父子俩骑着自行车，走远了。

那幅广告牌海水退潮一般渐渐远去……童小阳仍然最大限度地扭曲着身体，回头凝望那位“天天免费打手机”的漂亮阿姨。

民族菜市紧靠着民族大道。

井井有条的数十个摊位上，摆放着各种海鲜肉蛋和新鲜蔬菜。

由于正值下班高峰，前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，小贩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。

虾球是个脑袋大脖子粗的家伙，如果不是剃了一个刺目的大光头，长相倒也算得上眉清目秀。

这会儿，他正撅着个屁股，猫咬尾巴似地原地兜圈子，滚动着两只眼珠子，四下里搜索着目标——两只大甲鱼腿上拖着细绳子，正沿着墙根慌张逃窜。

虾球眼睛一亮，猫腰追捕着并很快大功告成。他手拎甲鱼刚直起腰，一个穿戴体面留着平头的大胖子，夹只公文包走了过来。胖子大大咧咧地问：

“我说王、王八怎么卖？”

气度不凡的大胖子，说话有些口吃。

虾球皱起了眉头，越琢磨越觉得，胖子是在管他叫“王八”，有些不高兴地说：

“你这人怎么说话？到底叫谁王八？”

大胖子白了虾球一眼，伸出熊掌一般胖乎乎的手，指着那两只甲鱼，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我叫它王、王八……你、你着什么急？”

虾球觉得对方仍在变着花样骂人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脸色一变说：

“王八你到别处买，老子不卖了。”

虾球把甲鱼丢进水盆，转过身去，不再理睬大胖子。

大胖子感到有些伤自尊，便凑上前去，一根筋地跟虾球论理：

“你、你这王八……凭、凭啥不卖？”

虾球这下真急了，瞪着眼睛挽了挽袖子，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势，指着大胖子的鼻子吓唬说：

“少给我王八长王八短的，走不走？不走我叫你后悔！”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胖子不敢再跟虾球较劲儿，情急中说的话，竟然一点不口吃了：

“像你这种态度，早晚会有麻烦！”

大胖子撂下这句话，半秒钟也不敢多呆，扭头就走。望着戏曲舞台上的花旦一样，扭摆着出了菜市的大胖子，虾球放松了故意吓人的表情，独自笑出声说：

“早这么说话，不就没事了。”

想起大胖子的最后一句话，虾球不以为然地吐一口唾沫，把地上盛鱼的盆子端上台面。一转脸，他看到童阿明骑车带着童小阳，从斜对面另一个菜市里出来，车把上挂着刚买的各类蔬菜。

虾球刚想上前打招呼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自行车驮着父子俩从旁边一闪而过，他只听到童小阳的一句话：

“爸爸，你真够笨的！”

童小阳回头望望来路，再扭脸看看民族菜市，接着说：

“放着离家最近的菜市不去，偏偏绕那么远去买菜。”

童阿明宽容地笑了：

“爸爸也知道，在所有线段中直线最短。可民族菜市归我管呀，我要去买菜的话，没人肯收我的钱。”

童小阳坐在后座上，拍手叫起来：

“那不好吗？省下的菜钱，可以买别的东西。”

“那当然不好！俗话说，拿人家的手短，吃人家的嘴软，往后我再说话就没人听了，别人做了不对的事，我也不敢管了。还会有人指着脊梁骨骂白吃……”

童小阳笑着打断童阿明说：

“是骂白吃，还是骂白痴？”

“都一样。经常白吃白拿人家的东西，整天背后挨骂也不知道，那不是白痴是什么？”